

《太上感應篇》心得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(第四十一集)
2010/11/2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 檔名：55-033-0041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同仁，阿彌陀佛。我們接著看經文，是講「正己化人」。在《彙編》當中對「正」這個字的解釋是「確不可易」，確實不可以改變的做人道理，這叫「正」。假如是修大乘佛法，確實不能改變的菩薩行持，叫「正」。我們就要時時以這個來要求自己。所謂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」。比方菩薩道是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，我們的起心動念跟言語造作絕對不能離開這六度的精神，這才能「正」。

布施，不是度別人，是度自己。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，「無有是處」，是做不到的。布施度慳貪。我們還有什麼外在這些物質捨不得，那都是這個布施還不徹底。持戒度惡業。尤其我們學習《十善業道經》，時時都要跟十善相應，不要跟十惡相應，這樣才叫持戒。

忍辱度瞋恨。一有情緒上來就不正，跟真心、跟菩薩行不相應，趕緊調過來。「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」，這叫修道。不然發了脾氣以後，還得人家勸，不只當下不轉，還要人家勸，還要團體添麻煩，這惱害眾生，怎麼修行？所以今天我們了解到，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，這叫學佛。習氣現前了還不對照經典，叫玩弄佛法、消遣佛法。我們還落了個佛弟子的虛名，這要謹慎。「名者造物所忌」，名不副實，把自己的福都折掉了。所以為什麼《了凡四訓》講，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」？他福報都因為這個虛名報掉了。所以，被人讚歎好不好？不是好事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受寵若驚」，時時要有這個警覺性，人才謹慎，才謙退。我就是給

大家最好的例子，我這個是名不副實很嚴重，人家對我讚歎都太過了，所以我福報都沒有了，你看都吃不胖。擺在你們面前的例子，你們要好好深思。

所以我們修學的人要求名副其實，師父講這些教誨，「不要玩弄佛法、消遣佛法」，李炳南老師的教誨，傳下來的，那不是講別人，就講我們自己。一定要守住，時時刻刻要有警覺性：我是不是在道中，是不是隨順聖賢教誨？人有這樣的態度就不會隨順習氣，就不會當習氣的奴隸，就不會造業。所以這個「確不可易」，確確實實不可以改變，確確實實要依照這些標準，六度、普賢十願的標準來處世。忍辱度瞋恨、度嫉妒、度情緒化。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不忍，情緒一起來，那無明火又把功德全部燒掉。

精進度懈怠。一生要有成就，絕對要精進。為什麼？「從善如登」，一個人修德行善像登山一樣，登山，一步一步賣力往上跨。但是一不覺察，「從惡如崩」，一起個壞的念頭了，就好像爬山一腳踩空，沒踩好，滑下來了，「崩」是整個滑下來。請問大家，滑到哪裡？山腳下？那你也太厲害了。滑掉了，趕緊拉樹枝，還讓它滑到山腳下。你拉住了才能不往下滑，但是那一下沒跨好，都是重力加速度往下掉。為什麼修道進進退退甚至於是退多進少？從惡如崩，一不覺察，那個妄念就紛飛。趕緊抓住樹枝重要，那個反射動作要快。請問那支樹枝是什麼？那就是阿彌陀佛，你馬上提起來就抓住，就不往下掉了。精進要在每一個起心動念當中下功夫。不念是迷，念是悟。念佛就不打妄想，念佛就是萬德洪名，消業障。不念了，基本上不可能不打妄想。所以這個佛號是救命稻草，再不念，出不了六道輪迴。我們要有這個深刻的認知，要精進。

禪定度散亂。般若度愚痴。這個是菩薩道當中的正道，我們要時時觀照。

「化者，自然而然」。這不是強迫的，為什麼？每一個人都有善心，我們有真正的至誠跟德行，接觸的人一定會感動的，不是我們刻意要去要求人的。

「正己」要下很大的功夫，要咬緊牙關對治習氣，「咬緊牙關，此生證無量壽」的決心。而「化人」有許多妙用，重要的還是孔子講的，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」。以身作則，才是「化人」最重要的一個基礎。

一個人真正有德行了，人們都尊敬他。而當一個人知道尊敬的時候，他那顆心就容易接受教化。所以為什麼師父講，一個人他要跟隨一個善知識，一定要對這個善知識非常信任、恭敬，他就能得力？因為他提起恭敬心，他才能接受教化。所謂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我們看諦閑老法師，那是民國初年的高僧，很有修持。有一個居士來找他，後來應該是也出家了，他就覺得他的緣不在他這裡，把他介紹到另外一個高僧那裡去學習，就是因為看他的根性應該是比較能信任另外一位高僧。所以這些大善知識，他都會觀機的。當他有恭敬心的時候，他就很容易有感動之處，他的一些觀念就可以轉過來。而當我們要去協助他人的時候，很重要的一點是切不可有好為人師的態度。「好，我好好教訓他一下、我好好教化他一下」，講這種話的心已經不正。

尤其《了凡四訓》當中有一段話，對我們特別有提醒、啟示。「吾輩處末世」，我們處在末法時期，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」。自己有才能，有長處，有做的善事了，拿來要求別人、壓別人，「你看我都這樣這樣，你為什麼做不到？」那這就達不到感化別人的效果了。為什麼？我們這樣去要求他、去指責他的話，他心裡一定不好受，甚至會覺得好像被你侮辱了，他可能馬上惱羞成怒。那反而本來我們的動機是想

要利益他，最後反而讓他起反感，讓他排斥我們，甚至排斥佛法，那不是把他的這個緣分甚至善心都給折壞了、折損掉了嗎？所以有時候，重要的是提升自己，不要急著好像要去給人家講道理，讓這些緣分水到渠成。甚至於我們自己真有德行，人家主動來請教、來親近，不是更水到渠成嗎？

所以《彙編》裡面講到，好善者都有這個通病，急於要去給人家講明白，講道理，往往都出手太重，然後對方已經不高興，聽不下去，皺眉頭了，或者口吐白沫了，他還繼續更起勁，所以這個還是值得我們謹慎。而且說坦白話，假如我們急於要去跟別人講，要說服別人，我們的精力都耗在這些事情上，都是看別人問題，看不清楚自己問題，工於論人者，察己必疏。

在《論語》當中有提到，「子貢方人」。子貢口才很好，「方人」就是批評人。「子曰：賜也賢乎哉？」孔子說，子路，你很賢德嗎？「夫我則不暇。」孔子說，假如是我，我提升自己，對治自己的習氣，我都嫌時間不夠，哪還有時間常常去說別人？夫子這個話很值得我們思考。一個真正向道的聖賢，光是用功在自己的習氣上都覺得時間不夠用，哪還有那麼多時間去批評人？所以夏蓮居老居士講，學道之人，真學的人，連剪指甲的時間有時候都不夠，都拿不出來，還有時間批評人或者講閒話，那鐵定不是真修道人。

孔子說，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每天擔憂的就是自己的德行不能提升，過不能改。這一句也可以讓我們體會到，夫子他積功累德，他是非常的精進。學道之人應該「先治內以敵外」。「治內」就是守好自己這一顆真心，才能夠應對種種的境界。內是本，外是末，就像樹是根，樹根是本，枝葉是末。根扎穩了，才能枝繁葉茂；根不扎穩，縱使現在好像花果很茂盛，幾天之後就枯萎掉了。所以今天我們表現在外看起

來好像是個善人，人家都讚歎，假如不守好這一顆心，鐵定之後就會出狀況。跟大眾一相處，隨順習氣了就帶給人家很大的反感。

所以《大學》裡面講，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修身了，正己了，才能利益人。把這個根本忽略掉，急於要去做好事，那呈現出來是個好樣子，根沒有穩，根爛了，做不了的。所以人要老實，常常回到根本，常常歸零，常常往低處，這個心態非常可貴。不然連做好事心地都是偏的。為什麼？不老實從根本實修，這就好高騖遠，心本身就偏了。所以為什麼李炳南老師那個時候，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大字：好人好事。看起來是好人，內心裡面好事，好高騖遠，不重實修。實修就是時時觀照起心動念，對治不對的心態。所以人的心這個根本非常壯實，就是非常有實修了，「自然萬物之枝葉榮茂」。所以今天要利益萬物，首先要清淨自己的心，「正人必先正己」。

《彙編》裡面舉到宋朝司馬光先生，他是忠厚正直名聞海內，他到的地方，這個風俗都會因為他的德風而改變，這個相當不容易。司馬光先生講過一句話，「平生所為之事，無有不可語人者。」那是胸懷坦蕩，慎獨功夫非常好。這一生所做任何事情，沒有一件見不得人的。這是我們的好目標。大家聽到這裡可能想，我以前做很多不好的事了。修道之人可貴在懺悔業障，後不再造，「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從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」。而「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」，一定要有像司馬溫公這樣的態度，「平生所為之事，無有不可語人者」，這才是修道的狀態。就像「趙閱道焚香告帝」，不敢給老天講的事就不能做。就像我們學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說坦白話，天地鬼神隨時都在，我們有敬畏的心就會很警惕自己，不能起邪念，不能有邪行。他所到的地方，人們都非常重視名節，然後「羞談貨利」，去談利這個東西覺得很丟臉，都談義。因為這司馬溫公

公忠體國，一心為國家，老百姓聽在耳裡，看在眼裡，特別佩服他。佩服了，恭敬心提起來，每天打聽司馬溫公的消息，聽到了他的這些風範，效法、學習，所以人人都知道廉恥。而當時的人，尤其是讀書人要做一件事情，互相提醒：去做這些事，絕對不能有不善的行為，不然到時候司馬溫公知道了，你就太丟臉。就變成司馬溫公，大家崇拜他，尊重他，都覺得做虧心事就對不起司馬溫公。德風之所感。

我們很難得，這無量劫來希有難逢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師父這樣的大善知識，我們要珍惜這個緣，自己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，也常常提醒，不能糟蹋師父的教誨。心裡常想：我假如聽了師父教誨，還做這些錯事，那師父知道了，不知道多傷心。人能常常這麼去觀照，就長養孝親尊師的善根，這是大根大本。人能時時提醒自己不可以給佛陀丟臉，不可以給師父丟臉，這一份善念一定可以調伏無始劫的習氣。

在五代，唐朝之後有個五代，五代之後才進到宋朝。這個五代是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這五代。當時有一個讀書人叫房景伯，他那時候是當清河的太守。他的母親崔氏，「通經術」，就是對這一些四書五經很精通，很有見識，難怪她能把她的兒子教得這麼好。而當時有一位婦人，她的兒子不孝，告到官府這裡來了。結果他的母親知道了就說，人民不知道禮義，不應該深刻的去責備他們。因為就像曾子曾經講過，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」。這個做官員、做領導者，有教化人民、教化底下人的責任。所以房母時時提起的都是這些聖賢教誨，不是拿著道理去指責別人，這個太難得了。所以她覺得她有責任，她的兒子有責任，就把這個母親帶到自己身邊，跟自己一起生活，然後讓她的兒子房景伯，那是當時當地的太守，侍候她們兩個。然後讓她的兒子，也到他們家來看他怎麼侍候

他的母親，怎麼伺候他這一個老百姓的母親。

結果每天都是這樣冬溫夏清，晨省昏定，而且都非常的恭敬、體恤。她的兒子看了十天就很慚愧了，然後哀求，都是我錯了，我不懂得孝順，可不可以讓我帶我母親回家去？所以人確實性本善，看到這些風範還是善心流露。結果房母說到，雖然他現在表現得很慚愧，但是還沒有深深觸動他的心。面上慚愧了，面子可能放不下了，覺得很丟臉了，但還沒真正打從心裡體恤到父母的辛苦。所以又留了二十多天，她的兒子叩頭叩到流血，祈求讓他領他母親回去奉養。然後他母親看到兒子這樣，也是淚流滿面請求：就讓我跟我兒子回去吧。後來就讓他們回去了。結果這一個人民後來還成為了孝子。所以這個確確實實是用自己的風範教化了他的臣民。其實，一個當官的人能夠真正利益人民，那是真正盡忠，不是去巴結諂媚領導，那不叫盡忠。

另外，還有提到有一對兄弟，叫施佐、施佑，兄弟都是知州，那官也做得不小。結果告老還鄉，家裡面因為這個田產，在那裡有口角，好像分了地之後，覺得你分那一塊比較好，我這一塊比較不好。我讀到這裡都覺得不好意思，為什麼？你當官的人、讀書的人，自己這麼大年紀了，居然兄弟因為田地在那裡發生衝突，不妥當了。而且親友要幫他調解，都調解不了。

結果同一個縣邑裡面，有一個很有德行的嚴公嚴鳳先生，他是孝悌聞名，「事兄如父」，侍奉哥哥像父親一樣，非常體恤愛護，「無所不至」，體恤備至。剛好有一天，跟這個施佑，施佑是弟弟，施佐是哥哥，兩個人一起坐船。結果這個施佑就談到跟他哥哥這一段事情，可能也是發牢騷，覺得我哥哥多過分，你看這樣這樣、那樣那樣。結果嚴鳳很恭敬他的哥哥，聽到這一段就皺著眉頭說，我哥哥比較懦弱，假如我哥哥像你哥哥一樣，那我一定把田產都給

他，我巴不得我哥哥來給我要。然後是邊講邊流眼淚，我這些東西都給我哥哥，就是我最高興的事情了。結果這個施佑聽了就很慚愧很感動，就帶著這個嚴鳳先生到他哥哥家裡去，就跪下來給他哥哥磕頭，然後懺悔，說他覺得他做得很不對，就把地要讓給他哥哥。他哥哥當下也受感動，兩個兄弟就在那裡，本來是爭變成在那裡讓。

真的，真正孝悌之人正己可以化人，因為他的言語都發自肺腑，發自至誠。從這一些公案我們也可以體會到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所以修行人很重要的是一定要能夠時時守住這一顆真誠的心。「發菩提心」，真誠心是體，慈悲心是用。

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